

杏

軒

醫
曹

案

嘉慶元年歲在閏逢困敦 先生既成醫案初集一編壽諸
世矣原版不戒於火其續錄尙藏巾笥中今年春又成醫述
十六卷集諸家之大成垂不刊之定論誠醫宗之盛軌也既
乃合醫案前後集付剞劂氏而 先生行踪所至與凡所施
治隨筆劄記及 榜 等錄存者歷時既久積而盈帙 先生以
出於一時論列詳略或殊始末未備不欲付梓 榜 等竊以近
世葉氏一家亦臨證筆記然惜其辭多簡括而義少發明若
先生斯編證必求其本治必折其衷發聾覺聵引示迷津
實有前賢屐齒所未及者昔史遷傳太倉公論證論治辭繁
不殺幾及三十條豈不以活人指南端在是乎乃敦請於

先生排次而梓行之因并附記數語於其後云豈

道光九年歲在屠維赤奮若陽月上澣門人倪榜許樸小門
人許俊洪鼎夔汪有容葉光煦鄭立傳等謹識

醫案輯錄目

慶敬齋方伯耳鳴

又公子痘證

齊方伯脇痛

福方伯哮喘

台靜亭州尊陰陽兩虧傷及奇經

長中堂病機治法

馬朗山制軍公子中寒陽脫急救不及

溫景僑制軍飲傷脾胃商善後之策

周都憲咳久醫誤治用溫肺滌邪

方未青制軍便瀉數

會賓谷中丞痢疾

張觀察如夫人經期不調

龔闇齋觀察令媳瘵證

吳春麓儀曹不寐眩暈

又少君水火失濟之證

胡觀察疝證

郭松厓郡侯瘧疾

鮑蒔春部曹尊堂血枯久傷奇經

周司馬肝風病後足膝軟弱

王明府夫人積聚久痛

沈虹橋廣文疫證

洪廣文少君損過脾胃

鮑覺生宮詹精氣內虧詳叙證治次第

殷仲周先生筋攣便濁

張佩韋先生肝腎兩虧證治

家近陶翁肝陽逆肺咳嗽加感風溫標本異治

汪舜賚翁令愛水腫

方芷南茂才夫人產後心脾兩虧之證

鮑禹京翁夫人厥證治法節畧

張仲箎翁息賁喘嗽

方竹坪翁頭痛

洪竝鋒翁脾陽虛寒溼內伏重用溫補治法

洪庭光兄肝風眩暈證類猝中

葉振標翁證患似隔非隔

洪星門翁吐血

龔西崖兄咳血

吳曜泉翁乃媳瘕厥變幻證治之奇

葉震先兄肝風眩暈

吳雙
兄幼女目疾

汪式如兄陰暑感證轉爲癰瘡前後治法不同

又乃嫂喉痛清藥過劑變證

又患伏暑危證拯治原委

吳婦血崩

許婦內傷經閉辨明非孕

汪孚占翁乃孫暑風驚證反復治法

黃禹功兄陰虛咳血誤服陽藥致害

方侶豐兄挾虛傷寒誤治致變壞病

謝翁證治并答所問

饒君揚翁脾虛瀉血肺燥咳嗽證治異岐

方女慢驚

某嫗本病風痺加感暑邪

胡某令郎癩後頸生癩癧籌治三法

家若谷兄乃郎脇痛

梅氏女嘔吐經閉

葉某喉痛

朱百春兄令孀半產崩暈寒熱似瘧

王氏婦妊娠二便閉塞

李某鼻淵孔潰

王某背瘍潰後餘毒未淨

王錫章肺腎虛喘畏補致脫

吳媪肺痺

施婦感證

江婦崩證

江氏子足痺誤治成癱

葉翰周世姪感證反復狀類內傷

醫案輯錄

新安杏軒程文囿觀泉甫著

及門諸子輯錄

慶敬齋方伯耳鳴

經言腎氣通于耳故人至中年以後腎氣漸衰每多耳鳴之患喻氏論之甚晰然不獨肝腎之陰氣上逆必兼挾有內風乘虛上升夫風善入孔竅試觀簾櫳稍疎風卽透入人之清竅本屬空虛是以外感風邪其息卽鳴韓昌黎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凡物之鳴由于不得其平人身之陰失其平陽失其秘化風盤旋上干清竅汨汨之聲晝夜不息其義亦然議與潛陽熄風靜以制動之治

又公子痘證

見點九朝成漿之期孩提先天稟薄痘形陷伏根脚不齊漿清色白便澹食少嗜臥無神一派氣血虛寒之象亟亟溫補內托尚有生機醫猶以爲肌熱未退火毒未清藥仍清解誤之甚矣夫痘證發熱此其正候蓋不熱則表不能透標不能長漿不能蒸靨不能結故痘證始終無不賴此熱力爲之主持若欲盡攻其熱不顧戕損其元元氣受傷安能送毒歸窠苗而不秀能成實者鮮矣外科論癰疽謂有膿則生無膿則死痘證亦然又傷寒有養汗之法痘證有養漿之法傷寒須七朝以前邪氣未傳尚可養得汗來痘證須七朝以前逆證

未見尙可養得漿來。倘至七朝以外，生氣已離，再思養漿，亦猶傷寒邪氣已傳，再思養汗，其可得乎？無膿癢塌勢所必至。十二險關慮有風波，勉議保元湯合參歸鹿茸一法，冀其堆沙發臭，或可倣倖圖成。

齊方伯脇痛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情志不舒，木鬱爲病。據諭恙起數年，左季脇下不時作痛，飲食入胃，其氣常注于左，不行于右。經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肝位居左，其氣常行于右；脾位居右，其氣常行于左。左升右降，如環無端。今氣偏注一隅，豈非升降失司，肝脾不和之所使然？目前雖無大患，竊恐肝病

日久土困木橫衝胃爲嘔攻脾爲脹可不早爲曲突徙薪之計乎

福方伯哮喘

哮喘多年原屬錮疾往歲舉發尙輕此番發劇胸滿喘促呼吸欠利夜臥不堪着枕藥投溫通苦降閉開喘定吐出稠痰而後卽安思病之頻發膈間必有窠囊痰飲日聚其中盈科後進肺爲華蓋位處上焦司清肅之職痰氣上逆阻肺之降是以喘閉不通務將所聚之痰傾囊吐出膈間空曠始得安堵無如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蓮子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不刈其根患何由杜考金匱分外飲治脾

內飲治腎且曰飲邪當以溫藥和之議以早服腎氣丸溫通
腎陽使飲邪不致上泛晚用六君變湯爲散默健坤元冀其
土能生金兼可制水夫痰卽津液所化使脾腎得強則日入
之飲食但生津液而不生痰痰旣不生疾自不作上工治病
須求其本平常守服丸散疾發間用煎劑搜逐譬諸宵小潛
伏里閤乘其行動犯竊易於拘執勦撫並行漸可杜患

台靜亭州尊陰陽兩虧傷及奇經

復診寒熱依然神采更倦前方初服微見痰紅疑係附子溫
燥所致續服五劑紅不再吐口并不渴仲聖云身大熱而反
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且越人明以陽維爲病苦寒

醫家車金
熱爲訓。豈寒慄如此。經年累月。憔悴不堪。不從溫補。尙有何策可施耶。王太僕云。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旨可悟矣。雖內經有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之言。丹溪有治用清涼之案。然與此似乎不合。無如補虛門中歸脾十全補元煎養營湯之屬。均已服過。卽治竒經之鹿茸河車亦無應驗。殊爲棘手。但細詳脈證。總不外乎陰陽精氣兩虧。張介賓所謂以精氣分陰陽。則陰陽不可離。以寒熱分陰陽。則陰陽不可混。古人復起。不易斯言。

長中堂病機治法

經云。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水爲陰。火爲陽。是病機雖繁。可

一言以蔽之曰陰陽而已。試觀天有四時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臟以生喜怒哀悲憂恐。五臟所患不同。要不外乎心腎。此陰陽窟宅。水火根基。恙緣夙夜煩勞。心腎不交。水火失濟。夫營衛二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若衛氣不得入陰。則但寤而無寐矣。醫用補心丹養心湯安神定志。未爲不善。要知心爲虛靈之臟。草木無情。非假物類之靈以引之。焉能望效。擬以純甘加入龜版虎睛龍齒琥珀珍珠。諒當有應。

馬朗山制軍公子中寒陽脫急救不及

診脉沉伏。模糊證見。肢厥聲嘶。口鼻氣冷。人事迷惑。良由真元內戕。陰寒直中。陽氣外脫。勢屬危殆。內經以陽氣者若天。

與日。今則沍寒凝泣。陰霾用事。使非重陽見睨。何以復其散
失之元乎。夫人身之真陽。譬之鰲山走馬燈。拜舞飛走無一
不具。其閒惟是一點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
寂然不動。而拜舞飛走之軀殼。未嘗不存也。方用參附二味
重加分兩。晝夜頻進。本草言人參能回元氣于無何有之鄉。
附子爲斬關奪門之將。潭底日紅。陰怪滅。分陽未盡。則不死。
但脈證敗壞如斯。欲圖斷鰲立極之功。亦難之難矣。

溫景僑制軍飲傷脾胃商善後之策

脈沉細緩。外腴內虛。飲多穀少。恙經三載。發時腕痞噎噫。小
便欠利。年來戒飲其疾。雖平然精神起居。未能如昔。飲食稍

有失調。腕中猶覺不快。慮其病根復萌。商圖善後之策。此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也。夫脾胃清和。始能生化氣血。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慄悍。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故致患若此。今病雖愈。而倉廩之官未得驟反清和之舊。計惟調養脾胃以資運化。考古治病有煎膏丸散之別。心肺病在上焦。宜用煎膏。肝腎病在下焦。宜用丸。脾胃病在中焦。宜用散。審其致疾之因。投藥自中肯矣。

周都憲咳久醫誤治用溫肺滌邪

岐伯雖言五臟六腑皆令人咳。然其所重全在於肺。蓋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其寒飲食入胃。

從胃蟬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咳是咳之不離乎肺猶瘧之不離乎少陽據論病緣夏熱曉起感冒涼風更兼飲冷始而微咳漸至咳甚服藥月餘咳仍不已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此致病之大端醫者只知天時之氣熱不察人身之臟寒頻投滋潤希冀清火止咳適燕指南無怪藥愈服而咳愈頻也蓋肺爲嬌臟性雖畏熱然尤畏寒金被火刑固爲咳金寒水冷亦爲咳五行之理生中有尅尅中有生金固生水者也然金寒則水冷使非火尅金則金不能生水矣譬諸水冰地坼猶以霜雪壓之其能堪乎診脈沉細口不乾渴時當盛暑背猶怯風使非溫中滌邪何以

春回暘谷，倘再因循貽誤，寒邪不解，久咳肺傷，更難爲計。擬溫肺湯一法。

方耒青制軍便瀉洩數

經云中氣不足，洩便爲變。人之二便全藉中氣爲之轉輸，故不失其常度。腎氣虛則關門不固，脾氣虛則倉廩失藏，便瀉洩數之病生焉。方定補中益氣湯，升舉脾元，四神丸固攝腎氣，二藥合投，並行不悖。加枸杞佐薏苡之功，增蓮芡輔參朮之力，方則脾腎分施，病則洩便並治矣。

曾賓谷中丞痢疾

痢疾古名滯下，然此滯字非單指飲食停滯之謂，言其暑溼

內侵腑氣阻遏而爲滯耳。長夏感受暑邪，伏于腸胃。新秋患痢，腹痛後重，赤白稠粘，日夜頻次。考古賢治痢，不外通澀兩法。大都初痢宜通，久痢宜澀。夫暑溼邪熱客于營衛，則生瘡癰。入于腸胃，則爲瀉痢。痢之紅白如瘡之膿血，膿血不淨，瘡不收，紅白不淨，痢不止。證在初起，治貴乎通。經曰：通因通用。然此通字亦非專指攻下之謂，言其氣機流行而無壅滯，乃爲通耳。丹溪以河間發明滯下證，治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二語實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特其方法每用芩連檳枳，苦寒攻伐。藜藿洵屬合宜，膏粱恐難勝任。敝郡汪氏蘊谷書稱痢疾卽時疫濁邪中下，名曰滯，亦雜氣之所

乘故多傳染於人其自定黃金湯一方藥雖平淡無竒然於
逐邪解毒之義頗爲切當穀食不減胃氣尙強約期二候可
以奏功

張觀察如夫人經期不調

先天稟薄情志欠舒心脾抑鬱診脉細澹細爲氣少澹主血
虛問寢食如常惟月事失調每值經期洒淅寒熱腰膂痠疼
按衝爲血海任主胞胎二脉交通乃能有子脉證若此卽無
他患恐難孕育閒進加味歸脾湯調養心脾血氣之源常服
毓麟珠補益衝任陰陽和協衝任調勻則合浦珠還藍田玉
苗可預必也

龔闇齋觀察令媳療證

軒岐論五鬱首究乎肝。肝主春生之氣。春氣不生。則長養收藏之令息矣。而欲其無災害者幾希。夫病端雖始于肝。久則滋蔓他臟。膚淺見血投涼。因咳治肺者。固無足論。卽知求本而不審諸陰陽消長之理。依然隔膜。所謂補陰補陽。義各有二。芩連知柏有形之水也。麥味地黃無形之水也。以無形之水制無形之火。如盞中加油。其燈自明。乾薑桂附溫烈之溫也。參耆甘草溫存之溫也。以溫存之溫。煦虛無之氣。如爐中覆灰。其火不熄。日內咳頻痰猶帶血。似須先投甘寒以降火。未可驟用參耆以補陽耳。醫貫云。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

歸藏于腎水之中，腎水乾枯，無可容之地，故復上逆而爲患矣。病始不得隱曲，漸至不月，風消喘咳，息賁莫能正偃，所以然者，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夫火空則發，使非填實其空，爰焰何能斂納？王太僕云：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誠見道之論。昨論便溏多恐脾元下陷，夜來便圍數次，煩熱少寐，夫土爲物母，心肝肺腎若四子焉。子虛尙可仰給母氣，苟土母傾頽，中無砥柱矣。古人論脾肺兩虧之證，最難措置。方欲培土強脾，恐燥劑有妨于陰液，方欲濡燥生津，恐潤劑有礙于中州。惟上嗽熱而下不便溏，下便溏而上不嗽熱者，方好施治耳。今日用藥當以扶脾爲急。

昔士材先生治虛癆嘗云今日肺病多保肺藥中兼佐扶脾。明日脾病多扶脾藥中兼佐保肺。亦因時制宜法也。但臟真損傷已極。藥餌恐難圖成。

吳春麓儀曹不寐眩暈

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腎爲坎卦。一陽居二陰之間。故須陰得其平。然後陽藏于密。童年知識已開。陰精早洩。此致病之大端。及壯血氣方剛。尙不覺其所苦。人四十而陰氣自半。起居日衰。精神不充。蟬聯疾作。診脈尺虛細。濇寸關大于平時。按尺爲腎部。脈見細濇。腎虛奚疑。寸關大于平時。陰弱陽浮之象耳。夫醫之治病。不以用補爲難。而以分別水火氣

血爲難。馮氏書云：小病治氣血，大病治水火。蓋氣血者，後天有形之陰陽也；水火者，先天無形之陰陽也。太極之理，無形而生有形，是治大病可不以水火爲首重耶？請以不寐言之。人知其爲心病，而不知其爲腎病也；心雖爲神舍，而坎離尤貴。交通，越人以陽不入陰，令人不寐，豈非水火未濟、坎離失交之故乎？內經又有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之語，形容厥暈病機最切。方書稱風稱火稱痰，漫無定見。景岳師其意，以爲無虛不作，眩治當上病療下，滋苗灌根，精矣。精矣。暫服煎劑，再訂丸方。王道無近功，內觀頤養爲要。舊患眩暈怔忡不寐，遺洩本屬心腎兩虧，水火失濟，曾訂煎丸。

服經十載茲診脈候平和精神矍鑠此亦頤養之功非全關
草木之力也惟食多尙難運化腰臂時痛遺洩閉或有之藥
物所需仍不可缺考古人用藥有攻病保躬兩途攻病則或
涼或熱當取其偏保躬則適其寒溫宜用其平蓋溫多恐助
相火精闕不藏潤多慮傷脾陽坤元失健如云食蜜便卽瀉
瀉脾虛不勝潤滑之徵青娥丸固能治腎虛腰痛但故紙胡
桃味辛性溫久而增氣恐其助火且常服丸藥亦須分別氣
候夏令炎熱遠剛近柔以防金水之傷冬令嚴寒遠柔近剛
以遂就溫之意將交夏至一陰初復元精不足之時商以益
陰保金兼調脾胃秋季再爲斟酌

又少君水火失濟之證

水火之道宜交而不宜分。水上火下名曰交。交爲既濟。不交爲未濟。由是觀之。水火之切於人身者大矣。據脈與證。良由腎元下虧。水火失濟。以致魄汗淋漓。玉關滑洩。腰爲腎府。腎虛則腰脊多疼。心爲神舍。心虛則夜臥欠逸。面赤頸熱。虛陽上炎。體倦頭傾。髓海不足。且金乃生水之源。肺腎爲子母之臟。子虛盜竊母氣。此喘欬之所由。腎開竅於二陰。心與小腸相表裏。心熱移於小腸。此血淋之所自。昔肥今瘦。虛里跳動。種種見證。虛象奚疑。不知持滿御神。日啖草木無益。積精自剛。積氣自衛。積神自旺。酸以收之。介以潛之。厚味以填之。水

必交精神治矣。

胡觀察疝證

經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督脈爲病不得前後爲衝疝是疝病雖屬于肝而實衝任督三脈所主。據證畢腫少腹形堅痛甚攻衝腰俞病根深遠愈發愈劇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上毛際循腹裏衝脈起于氣街督脈統督諸脈而爲奇經之長葉氏云大凡衝氣從背而上者係督脈主病治在少陰從腹而上者係衝任主病治在厥陰。揣諸病情確爲奇經受病無疑醫不中肯是以藥治無功。

郭松厓郡侯瘧疾

瘧雖小病而內經論之最詳首稱夏傷於暑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可知瘧病由於暑風相薄而成然暑必兼溼若無溼但爲乾熱非暑也卽此推之瘧病雖屬暑風相薄而成又必挾有溼邪醞釀之所致矣特六淫分配四時暑之與溼氣雖異而因則同有可分不可分之義也今歲太陰司天溼土主事其變驟注其災霖潰人在氣交之中感而卽病者爲霍亂吐瀉腫滿諸候其不卽病邪伏膜原內趨大腸則爲痢外走少陽則爲瘧故瘧之寒熱往來亦猶痢之赤白膠粘耳恙逾匝旬瘧經五發胸腹飽悶嘔惡不渴脈沉弦緩顯係溼鬱中焦腑陽失運幸

得從樞外達，不至滯下疽滿，邪淨自瘳，無煩過慮。

鮑蔣春部曹尊堂血枯久傷奇經

產育多胎，衝任受虧，兼之自乳，陰血更耗，恙經年遠，腰脊刺痛，轉側維艱，小便血淋，痛引少腹，揣摩其故，非特血氣之傷，而且奇經亦損，故歸地養陰，參耆益氣，均無靈效。衝脈起于氣街，任脈起于中極之下，淋痛諸候，必有所關，卽寒熱一端，亦陽維爲病耳。病由血海空虛，損及奇經八脈，尋常藥餌，諒難奏功。宗內經血枯，治以四烏鯁骨一蘆茹丸。

周司馬肝風病後足膝軟弱

前患肝風，調治小愈，案牘勞形，元虛未復，腰脊雖能轉側，足

膝尙覺軟弱肝腎真元下虧八脉不司約束參耆歸地僅可益其氣血未能通及八脈古人治竒經精髓之傷僉用血肉有情豈諸草木根莖可同日而語推之腰爲腎府膝爲筋府轉搖不能行則振掉不求自強功夫恐難彌縫其闕恬澹虛無御神持滿庶幾松栢之姿老而益勁也

王明府夫人積聚久痛

脉弱質虧操持多勞昔年產後少腹起有痞塊不時作痛邇來痛於早晨日日如是經云任脉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再考古人論積聚分癥瘕兩端癥者徵也有塊可徵其病在血瘕者假也聚則有

形散則無迹其病在氣。病由新產之後。或因寒侵。或因氣滯。以致循經之血凝結成形。膠粘牢固。長大則易。剷削則難。須待本身元氣充旺。始能消磨。倘務急攻。非但積不可消。反傷正氣。內經有大積大聚。其可犯也之戒。旨可見矣。現在痛勢攻衝較甚。滋膩之補似非所宜。思久痛在絡。衝爲血海。先商煎劑調和衝任。使其脈絡流通。氣機條暢。痛勢稍緩。再議丸藥圖刈病根。

沈虹橋廣文疫證

時疫十朝。正虛挾邪證。見神倦耳聾熱發不退。脈息沉細無力。憑脈用藥。理應壯中溫托。閱方曾服理陰煎三劑。病樣日

增前法似難再進。夫陽證陰脈，原屬不宜。方書有時疫邪伏于裏，脈多沉細，不同傷寒邪自外來，脈多浮大。語屬可參。仿趙氏六味湯加柴胡一法。復診脈仍虛細，神形倦怠，唇齒乾枯，舌胎黃燥，變黑。夫邪熱最爲真陰之賊。高年腎陰本虧，熱甚津液更耗。已任編所謂感證，始終以存津液爲第一義。蓋陽明燥土，全賴少陰腎水以滋養之。如旱田側有井泉，猶可供其灌溉之資。倘井泉乾涸，燥土炎蒸，則苗稿矣。宗甘露飲。

洪廣文少君損過脾胃

書云衛虛則惡寒，營虛則發熱。證見日晡寒熱往來，已經數

月洵爲營衛二氣之虛斷非客邪外感也病旣屬虛虛則當
補昨服補劑胸膈反增滯悶此中消息頗難窺測蓋非藥不
能應病乃胃氣不行藥力耳夫上損過胃下損過脾越人且
畏姑遵經旨虛癆不足當與甘藥 兩進甘藥寒熱依然惟
粥食稍增嗽咳畧緩藥病尙覺相符稽古補虛方法千蹊萬
徑而其關鍵總以脾胃爲之主腦夫人之一身內而五臟六
腑外而皮肉經脈何一非藉穀氣長養之功苟土母傾頽旣
難輸化飲食之精微焉能傳送藥力宜乎虛不納補也難經
發明五損勿過脾胃仲景治虛癆諸不足出活人手眼其所
立建中方法亦皆稼穡作甘此古聖賢明訓內傷大病可不

以脾胃爲首重耶然病真藥假終難圖功

鮑覺生宮詹精氣內虧詳叙證治次第

恙經半載。脈證合參。究屬質虧煩勞。以致坎離不交。水火失濟。五液內涸。虛陽不藏。誤服苦寒。重戕胃氣。諸證蜂生。糾纏不已。揆之古訓。以虛能受補者可治。虛火可補。參耆之類。實火可瀉。苓連之類。勞傷之火。虛乎實乎。瀉之可乎。趙氏謂陰虛之火。如盞中油。乾燈焰。自熾須以膏油養之。專主補陰。其說是已。然陰生于陽。血生于氣。顧此食少欲嘔。腕悶不快。又難強投滋膩。反復推詳。計惟培養脾胃。默運坤元。以爲先着。脾爲土母。安穀則昌。金匱治虛勞。首用建中。越人言損其脾。

者調其飲食，脾元日健，飲食日增，變化精微，滋榮臟腑，不治
火而火自熄，不潤燥而燥自濡，充膚熱肉之功，可漸見矣。然
內傷之病，宜內觀靜養，所謂大病須服大藥，大藥者，天時春
夏，吾心寂然，秋冬也。參透此關，以佐草木之不逮，爲妙服。

藥旬餘，脈象稍轉，寢食畧安，惟足膝痠軟，項脊時疼，形神疲
倦。考治五臟之虛，難經言之甚悉，曰：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
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
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闡發精微，了無遺蘊。再考金匱云：男
子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夫脈大爲真氣泄，越心脾耗傷，此
歸脾建中養營四君等湯之所宜。極虛亦爲勞，乃精血內奪。

肺腎下衰此六味八味天真大造等丸之所宜也但病證多
端治須次第首從稼穡作甘培補中宮專崇其土次當榮養
心脾蓋心爲離陽補心陽以生胃土虛則補母之義至于皮
枯肉瘠肢懈形羸精髓內竭筋骨廢弛明屬本實先撥舍填
納固攝則解飭何由而振枯槁何由而回特草木無情須假
物類之脂膏益人身之血液煎丸并服脾腎分施煉石補天
而收桑榆之效矣 調治兩旬雖未大效然處境煩劇猶能
支撐未始非賴藥餌扶持之力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無速
功春三月此謂發陳恪服煎丸春氣得生夏可得長一陰來
復自可霍然病機前案已詳其中奧義難測者尙有數端請

再陳之凡人病若勞動反覺精神強健者此陰火沸騰扶助于內不覺其元氣之衰若靜養調適反覺神疲氣弱者此陰火退本相露故也病情有類乎此者一也解侏一證由于肝腎二經之虛肝虛則筋軟無力以束周身肌肉皆渙散而若解腎虛則骨痿不能自強遍體骨節皆鬆懈而多侏故慳慳悒悒若不知所以爲人病情有類乎此者二也男子精未滿而早搖其精五臟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病病情有類乎此者三也衛氣晝行于陽主寤夜行于陰主寐平人夜臥則陽升陰降陰陽交合然後漸入睡鄉若營弱衛強坎離失媾神明之地擾亂不安萬慮紛紜却之不去衛氣剛入于陰

契合淺而脫離快升者復升降者復降是以欲寐之時忽驚而寤矣病情有類乎此者四也至若飲食雖能強餐腹中常覺不暢者胃得受納之司脾失健運之職也大便秘結數日始一更衣者腸脂枯澀傳導艱難也腕中時痛者木失水涵肝葉怒張而迫鬲也心乍怔忡營虛之故臂多青脈血脫之徵更有皮肉之閒時如冰水滴漚證狀之奇方書未載曾治一婦患此疾數年投補藥百劑而愈豈非血氣空虛失其溫分肉實腠理之司耶

殷仲周先生筋攣便濁

據論病原始末考諸經云肝主筋身之所束者筋也所以榮

筋者血也。病本血不榮筋，而附筋之血，又耗於足癰之滲漏。加之時疫熱邪深入經絡，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經又云：肝氣熱，膽泄，口苦，筋膜乾，則筋急而攣者是矣。然治攣固難，而治濁亦不易。雖津液藏於膀胱，氣化能出，但肺爲生水之源，金燥則水不生，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義可知矣。進而求之，筋攣血澀，使非養血榮筋不可也。然徒知榮養而不明夫輔金制木之法，亦不可也。苟以金制木，而木反榮，筋反舒矣。且金清則水生，而熱降，此榮筋卽可以治濁也。水足則木暢而筋柔，此治濁卽可以榮筋也。明見諒以爲然。

張佩韋先生肝腎兩虧證治

兩尺細濇肝腎下虧必得之醉而使內也壯時血氣方剛故無所苦自強仕以來漸覺目盲不能遠視耳如蟬吟蛙鼓虛里其動應衣闔目轉盼則身非已有腰膝痠楚行步不正種種病狀就衰之徵經云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血氣衰耗不能上充故視聽失其常度心爲君主之官血虛心無所養故掣動不安腦爲髓海下通命門上氣不足頭爲之苦傾腰者腎之府腎憊則憊於轉側膝者筋之府筋憊則艱於屈伸方用人參爲君形不足溫之以氣地黃河車龜鹿膠爲佐精不足補之以味更用山萸五味攝納腎氣歸元氣旺精充百骸司職收視而視明返聽而

聽聽矣

家近陶翁肝陽逆肺咳嗽加感風溫標本異治

兩寸關脈候俱大左關尤急據述前冬因情志抑鬱先見此
脈後覺心煩不安舊春心煩稍定咳嗽至今不止舌苔時黃
時退此肝爲受病之源腎爲傳病之所夫肝之傷脾人所易
知肝之傷腎人所不識譬如折花枝安插瓶中花枝曰茂瓶
水曰爲吸乾肝陽吸引腎陰此之謂也且肺爲腎母子虛必
盜母氣不特金不制木而木反得侮金肝陽上升衝心爲煩
衝肺爲咳脈大不斂舌見黃苔要皆陽亢陰虧之所使然所
幸寢食如常別無兼證議以滋腎生肝保金化液辛溫剛復

似非所宜。復診脈急依然連日嗽甚於前夜臥欠安頭額
手心俱熱是屬挾有風溫外因。若云陰虛之熱當發於日晡
不應發在午前且其來也漸何驟若此。質虛恙久固不能正
從標治。然亦未可過補。仿汪廣期前輩風溫湯方法。

汪舜賢翁令愛水腫

色白膚嫩腎氣不充。數月病魔脾元又困。諸醫調治病勢日
增。請求其本而論治焉。經言諸溼腫滿皆屬於脾。曩服五苓
五皮非無所據。但腎爲胃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仲
師主用腎氣丸卽此意也。若謂童年精氣未泄。補之不宜。然
治標不應。理應求本。所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是已。夫水流

溼火就燥。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消者患其有火。水者患其無火。且水病雖出三陰。而其權尤重於腎。腎居水臟。而火寓焉。此火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卽膀胱津液藏焉。亦必由命門氣化而出。華元化曰。腎氣壯則水還於腎。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前服腎氣丸頗應。日來飲食不節。病復再投不效。考諸已任編云。此病單用腎氣丸不效。單用補中益氣湯亦不效。須用補中益氣湯吞金匱腎氣丸。謹宗其旨。

方芷南茂才夫人產後心脾兩虧之證

金匱云。婦人新產有三證。一曰瘞。二曰鬱。冒。三曰大便難。三

證所因無非陰傷血耗之所致耳。人知四物湯能補血，此第
認其面目而未審其根源。夫血生於心統於脾，欲求其源，舍
此誰與？再按脾主肌肉，脾虛故肌肉發熱，心主神明，心虛故
神明失藏。計惟黑歸脾湯一方，可稱對證之藥。泛涉他求，恐
多岐也。語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蓋女科病本無難
其所難者，胎產兩端而已。胎前諸病，尚須培養氣血。况乎產
後百脈空虛，不言可知矣。產經十朝發熱昏冒，肢掣煩躁，夜
臥欠安，脈息數大無力，斷非蓄瘀風邪，顯屬陰虧陽越，病關
根本，非枝葉小恙可比。歸脾湯培養心脾化源，喜其虛能受
補，第補藥治虛，如旱田稼穡，灌溉宜頻。病人畏藥，昨晨至今

停藥未進心煩肢擾痙厥欲萌原方加膠黃棗麥守服勿懈
鮑禹京翁夫人厥證治法節畧

傷寒論厥證分別陰陽陰厥屬寒陽厥屬熱寒宜溫而熱宜
涼雜病論厥證分別虛實奪厥煎厥痿厥爲虛薄厥尸厥食
厥爲實實可消而虛可補病由情懷不釋肝失條達血氣日
偏陰陽不相順接因而致厥與全虛全實者有閒理偏就和
宜用其平偏補偏消烏能治情志中病厥證婦人常有之
其爲情志鬱勃致病顯然惟晝夜頻發陰陽臟氣俱傷却爲
可慮若乍發乍止疎而且輕亦無妨礙所嫌病關情志難以
除根務須戒怒舒懷惜勞靜養冬令收藏之際加意慎持來

春草木萌動庶可不致復發。厥證有因疫者有不因疫者。因疫而厥厥時喉中必有疫聲漉漉。此則厥來寂然無聞。且疫厥脈應帶滑。今脈細兼弦。濇洵屬氣厥無疑。持脈之道須知人之平脈然後察其病脈。質虧脈細此其常也。惟細中見濇。右寸關兼帶弦象。故主病耳。濇者血虛氣滯。弦者胃弱肝強。細小弦濇主病尙輕。牢大弦長主病重矣。諸厥屬肝女子以肝爲先天。肝主怒。怒則氣上。經云血之與氣並走于上。廼爲大厥。其由肝鬱爲病。可知。考古人治鬱證多用越鞠。逍遙二方。但越鞠燥而逍遙則潤矣。越鞠峻而逍遙則和矣。治肝三法。辛散酸收甘緩。逍遙一方三法俱備。木鬱則火

鬱加丹梔名加味逍遙滋水以生木加熟地名黑逍遙已任
編中一變疏肝益腎湯再變滋腎生肝飲前用逍遙減木者
恐其守中用丹皮減山梔者恐其苦泄傷胃也 肝胃二經

同病須分別其肝陰胃液已虧未虧如陰液未虧氣藥可以
暫投若陰液已虧治惟養陰濡液所謂胃爲陽土宜涼宜潤
肝爲剛臟宜柔宜和 葉氏論治鬱證不重在偏攻偏補其
要在乎用苦泄熱而不損胃用辛理氣而不破氣用滑潤濡
燥澀而不滋膩氣機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長數語深得治鬱
之理 血虛治當補血四物湯爲補血之首方然其中尚須
分別陰陽若血虛肝燥木火沸騰芍藥微酸微寒在所必需

地黃先應用生涼血生血繼則用熟補水涵木川芎辛竄固
屬不合當歸亦須蒸去辛溫之性 養血諸藥除四物外惟
丹參爲勝本草言其色赤入心有去瘀生新之能功兼四物
乃女科要藥可以備用 木鬱生火火則宜涼第此火非從
外來良由木失水涵以致肝陽內熾苓連知栝苦寒傷胃洵
非所宜不若生地丹皮之屬清肝涼血爲穩 五行剋制木
必犯土肝氣上逆胃當其衝詢其厥來腕中有塊按之則痛
食下阻滯此肝犯胃厥陰順乘陽明故也旣知氣逆爲患治
應先理其氣無如氣藥多燥肝陰胃液已虧如何燥得經言
蘭除陳氣併能醒胃舒肝可加爲引桑葉輕清能瀉肝膽之

鬱熱葉案每與丹皮同用見功 虛則補其母肝腎同治乙
癸同源乃治肝病第一要訣然須俟其痞消厥定以作善後
之籌若用六味湯可加當歸白芍或去山萸恐其溫肝故也
如用須陳者乃佳分兩減輕并用鹽水拌炒 肢掣名爲肝
風此非外來之風由乎身中陽氣變化故曰諸風眩掉皆屬
於肝第肝爲剛臟須柔和濟之治用和陽熄風及養陰甘緩
等法至於鈎藤菊花桑寄生均有平肝熄風之能發時隨宜
加入 內經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語金匱出甘麥大
棗湯祇用甘草小麥棗肉三味蓋小麥春生肝之穀也最能
養肝合諸甘草棗肉之甘以緩其急後賢治肝風諸病每參

此法 木喜滋而惡燥，陰虧血燥之體，或逢天時陽氣泄越，或觸情志恚嗔，因而激動肝風，變幻痊厥，糾纏日久，陰液內竭，可以借用千金之復脈湯，蓋脈乃血派，血脈既虧，藉其藥力以通營衛，致津液。葉氏于方內除去薑桂益精。諸厥雖屬肝病，然心爲君主之官，主安則十二官各得其職，厥發日久，肝風內扇，震動心營，養心安神藥品雖多，首推抱木茯神者，蓋茯神本治心，而中抱之木又屬肝，以木制木之義。其次柏子霜既能養心，更可潤腎滋肝。用棗仁須猪心血拌蒸晒，用麥冬須辰砂拌染，或加琥珀龍螭，均有鎮靜之功。肥人之病慮虛其陽，瘦人之病慮虛其陰，陰虧於下則陽越於上。

下虛上實而爲厥巔之疾，是故養陰藥中必佐以潛陽者，如
畜魚干頭須置介類于池中之意，牡蠣鼈甲沒菜龜版皆介
類也，方中祇用牡蠣鼈甲者，取蠣之鹹能軟堅，鼈之色青入
肝，不獨潛陽已也。

張仲篋翁息賁喘嗽

情志抑鬱原屬肝病，辛散酸收甘緩俱厥陰正治之方，屢投
未應，竊思肝木不平，金失其剛，肺臟不能無患，肺欲收，觀其
胸痞喘咳不得臥，豈非肺張不收，臥則葉粘背，俞阻塞氣道
之故乎？經言諸氣臏鬱皆屬於肺，喻氏發明秋傷於燥，冬生
咳嗽之義，是知鬱病可不專責於肝而燥證則全關於肺也。

蓋肺主氣居相傳之官苟治節有權則清肅下行克稱其職病緣木鬱生火兼挾燥邪金受火刑令失清肅肺燥葉張阻塞氣機而爲患矣倘果專屬肝病而不涉肺何至喘咳不能着枕耶且肝病治肺輔金制木道猶不悖設令肺病不救則煩冤逆滿內閉外脫更何如耶擬千金葦莖湯大意

方竹坪翁頭痛

質虧煩勞證經多日診脈虛弦帶急精神欠充夜寐少逸詢其病初并無寒熱知非外因惟頭痛乍輕乍重推求其故東垣云內傷頭痛時痛時止究緣煩勞抑鬱水不涵木肝風上擾清空鼓動不定夫頭痛神煩倏然而至迅速莫如風火但

身中陽化內風非發散可解寒涼可平必須陽和庶乎風熄
經旨以下虛則上實陰傷陽浮冒上病療下滋苗灌根語可
味也

洪竝鋒翁脾陽虛寒溼內伏重用溫補治法

夏月伏陰在內當於寒溼中求之議以理中湯溫理脾陽服
藥瀉止嘔減舌苔少退此由脾陽向虧卑監之士易於釀溼
陽氣不足寒自內生即無外邪干之本氣自能爲病今既投
機只可於方內增分兩不必於方外求他味其所以不驟加
陰藥者蓋恐肥人之病慮虛其陽耳 經云陽氣者若天與
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日光不到之

處恒多溼生土之薄也。經又云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脾陽健可冀運矣。昨方加增分兩有效足見尙是病重藥輕。然當此盛暑參附大劑服逾兩旬病猶未却虛寒情狀亦可畏矣。安心穩守功到自成。

洪庭光兄肝風眩暈證類粹中

病起偶然眩仆醫謂急虛身中猛進甘溫峻補轉增胸脹嘔吐不飢不便有時浮陽上騰面赤脣口乾燥然脈尙和平寢尙安穩言語尙覺明白求其所因良由腎元下虛水不生木肝風鳴張以致發時狀如中厥經謂諸風眩掉皆屬於肝溫補藥重激動肝陽其胸脹嘔吐不飢不便者無非肝風擾胃

阻胃之降而然。使果真陽飛越。雷龍不藏。則脈必浮大無根。證必煩躁。無暫安時。且前服溫補諸方。豈有不效而反病增之理。所定制肝安胃。尚有商者。蓋肝陽衝逆。非介不足。潛其威。木火沸騰。舍酸無可斂其焰。擬於方內加牡蠣烏梅二味。更覺相宜。痰涎頻吐。胃液必傷。再加石斛蔗汁益陰保液。尤爲符合。

葉振標翁證患似隔非隔

肝主怒。怒則傷肝。脾主思。思則傷脾。緣情志不適。初患上焦痞悶。噯噫。此肝氣橫逆。阻其胃降而然。醫者不察。浪投檳榔枳椇。損傷胃氣。轉致胸脘脹痛。泛泛欲嘔。食麪尙安。稍飲。

米湯腕中卽覺不爽糾纏三載似隔非隔百計圖之總不見效經云肝在地爲木其穀麥不能食穀而能食麥者肝強胃弱之故也蓋胃弱故穀不安肝強故麥可受耳安胃制肝法當不謬但證屬情志內傷未可全憑藥力張雞峰以爲神思閒病當內觀靜養惟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名之曰逃其心境爲何如哉

洪星門翁吐血

脈大不斂陽虛體質兼多煩勞舊病喘汗服溫補煎丸相安月前偶感咳嗽續見鼻衄痰紅日來吐多不止口苦食減頭昏氣促若論尋常吐血不過肝肺之火藥投清降火平其血

自止尊體精氣本虛，一陽初復，形神交勞，水火不交，氣隨血脫，病關根本，再投清降，損真則陰陽離決矣。先哲有見血休治血之語，可味也。議從黑歸脾湯，培養心脾，佐以生脈保金，攝納腎氣。服藥三劑，血止脈歛。經云：人四十而陰氣自半。平素質虧多病，今復大失其血，生生不繼，臟真耗傷，灌溉栽培，尤非易事。夫血雖生於心，藏於肝，實則統於脾。古人治血證，每以胃藥收功，良有以也。再按瘦之本，水也。原於腎，瘦之動溼也。由於脾，內經以瘦多爲白血，此果瘦也。果精血也。豈精血之外，別有稱瘦者耶？故昔賢又有見瘦休治瘦之論。參五陰煎、水土金、先天一氣化源也。